

春秋權衡卷第九

公羊第二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公羊以謂是時戰于狐壤隱公獲焉本當言獲為諱大惡則當言戰而君獲不言敗績故不得言戰而言輸平也非也先是翬與諸侯伐鄭未有平文何謂吾成敗乎何休乃以外平不道按魯之公子與鄭為平理無不道者且元年宰咺來歸贈何休云外小惡不書書歸贈者接內故也今此翬及鄭平可得不以接內書乎又且置此平虛論之戰而見獲而謂之輸平喪失實文與義乖非聖人本心也又曰稱人為共國辭且就公羊解之何以能必其非將卑師少乎文何以異于齊人來歸衛寶而橫出

於共國之語乎大凡國君使卿大夫嫌其逼君故常加某君使某人以厭之若使微者位卑無嫌故汎稱人耳歸衛寶歸成風之襚歸汶陽田皆與此一類也

汶陽田有不言來者魯公及魯人自從齊國內受之也何以異哉

七年叔姬歸于紀公羊以謂叔姬者伯姬之娣也非也媵賤不書春秋之通法假令實後為嫡有賢行者書葬紀叔姬及紀叔姬歸于鄒足以見矣雖然猶恐非也何乃又為書其初歸哉且公羊以謂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今叔姬非實嫡也伯姬死而攝嫡耳於攝嫡之時既以撓法書其賢又欲上及初歸之日文與伯姬並矣無乃許人媵者乃不使媵

乎嫡媵之法自春秋亂之何哉

滕侯卒公羊以謂不名者微國也非也公羊說蔡侯

考父卒隱八年曰卒從正葬從主人然則滕雖小國可獨

不從正乎計許與滕大小猶等許爵為男在傳聞之

世卒且書名僖四年新臣況滕侯乎何休又云春秋王魯託

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

嗣子得以其祿祭故稱侯是何迂僻也若嗣子得以

其祿祭則先君得稱侯而嗣子豈不得以其祿傳世

而後君何以獨不得稱侯迷妄至此可悲也哉且滕

君猶以其子故故稱侯則豈不得以其子故故書名

哉吾謂假令滕侯卒忽有名何休必且曰其子朝魯

其父應見祿故從大國例以是說經又何往而不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以謂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非也天子諸侯絕期者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致  
 為親親則有矣何得以其屬通哉公子慶父伐于餘  
 丘公子卒則以謂貶不稱弟也公子友如陳莊二十七年則  
 無以說之不亦二三乎

八年我入邴公羊曰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非  
 也經但言我實不言齊誣齊亦欲失其真矣

宿男卒何休曰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襲之也不  
 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襲之為小國故從小  
 國例按宿當是時真小國矣又何說從小國例乎若

宿本無國今襲為小國可矣宿自有國無說襲乃為  
 小國也有王者作必不比天下之諸侯而誅之況肯  
 比天下之諸侯而廢之乎諸侯不廢國故其國也宿  
 雖不與公盟猶是小國君也何強紛紛乎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公羊以謂實莒子稱人則從不  
 疑也非也無故貶莒子為人意以謂當使微者隨公  
 不使公隨小國之君也夫公及小國君盟何不可而  
 反欲隨微者卑稱乎欲為隱公張義其實乃損之耳  
 無駭卒說已見二年

九年俠卒公羊以謂未命大夫近之矣未合也俠者  
 再命爾

十年壬戌公敗宋師于管公羊以謂偏戰也非也按  
 公羊以日月為例故云爾若衛師燕師敗績豈非偏  
 戰而內勝乎言戰言敗明偏戰乃得言戰也言敗而  
 不言戰明彼乃獨敗非偏戰也觀文自了亦不假日  
 月為例矣故魯與諸侯偏戰而勝則言戰言敗偏戰  
 而不勝則言戰而不言敗詐戰而勝則言敗某師詐  
 戰而不勝春秋無其文未知偶無之邪亦其諱詐而  
 不勝者邪難衛師燕師敗績處自在本經又公羊以謂內不言戰亦非也  
 內不言戰而敗耳戰而勝何故不言即不當言龍門  
 之戰何以言也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公羊以謂言其日者一月而再  
 取甚之也非也公既詐勝宋師用二十日間得其兩  
 邑若不著日則似同時取之此理當然非所甚也又  
 曰內大惡諱小惡書按春秋可諱則諱可書則書大  
 惡有不諱者躋僖公是也又曰外大惡書小惡不書  
 按外小惡書者多矣豈謂不書乎詳傳此言又指百  
 二十國寶書而說不知據魯史也

宋人衛人蔡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公羊曰易也何休  
 云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非也  
 公羊以取邑為小惡滅國為大惡今變滅為取者是  
 去大惡就小惡縱失鄭伯之罪而徒錄其難易巴爾  
 可謂春秋乎且春秋何不言鄭伯伐滅之豈不兼見

其因人之力而滅人之國乎而何為區區然記其難  
 易而已滅國而難者於罪有省乎抑無省乎滅國而  
 易者於罪有加乎抑無加乎均之滅國而已者無為  
 分別其難易以顛倒滅取之名也且取之名何獨易  
 乎宋人伐鄭圍長葛明年取之更年而得邑公羊以  
 謂強又何謂易乎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公羊以謂其兼言之者微國  
 也非也雖天子不敢遺小國之臣聖人作經乃遂略  
 微國之君乎此乃同時旅見者春秋據事而書欲見  
 義耳且滕薛穀鄧爵位差同而穀鄧失地滕薛先附  
 何故略此而厚彼乎何休又曰滕序上者春秋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亦非也如休之  
 意以謂滕是後常稱子薛是後常稱伯知本小國春  
 秋王魯故褒為侯耳然則薛本爵加滕一等以同姓  
 之故故滕得與並稱侯又撓使居下不乃太阿乎猶  
 有可諉曰位均夫先朝者可褒則先叛者可貶矣鄭  
 人親獲隱公而爵列不降以謂稱人則足見矣公子  
 翬終隱之篇貶鄭伯何獨不終隱之篇貶乎是皆委  
 曲不通于道者也

滕薛王者之元功也鄭人王者之亂臣也公子翬隱  
 公之賊也以賊況亂臣理當終隱之篇貶矣又楚子  
 執宋公伐宋公羊猶以終僖之篇  
 貶之知此鄭人不得但一貶而已

公薨公羊曰隱無正月者讓乎桓也非也通無正月  
 耳若以輸平為據輸平何足恃乎

桓公

元年璧假許田公羊以謂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謂之許者繫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此許邑非孔子作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地邑各自有名或曰許田或曰龜陰田據實而書豈擅改易哉

二年紀侯來朝何休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不知休此意者謂紀侯實自受封于周邪亦春秋見王將娶紀女故進其爵為侯後法邪若以紀侯實自受封者安知滕薛後不稱侯非天子黜之邪若以春秋為王見義者又可謂新周王魯邪凡封建諸

侯當自天子出而春秋私自進退名爵雜亂不知所統此可謂禮邪又曰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亦非也天子者養天下之民居天下之尊守天下之法者也能刑人能爵人則信其職矣雖然刑人當以罪爵人當以德豈以其得專之遂妄刑人妄爵人哉況撓以情慾玩以私愛而捐百里之命于匹庶之人此輕宗廟社稷甚矣使後世不肖君因緣此義欲以下里賤人之女而共天地之事豈不甚失哉

蔡侯鄭伯會于鄧公羊曰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蓋鄧與會也非也二國相會理不可言蔡侯鄭伯及于某且實行會禮非會而何承赴而書故不甚見爾乃據

齊侯鄭伯如紀以爲比例彼自亦妄說何可據乎所謂離不言會者左氏得之矣

公至自唐何休云致者君子疾賢者失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非也按元年會于垂休云不致者奪臣子辭此致休又云抑小人若誠奪臣子辭會戎有危而不致適可見矣何故反書其至與餘公一例邪且隱公與戎盟不書致亦奪臣子辭邪大凡矜巧辭以曲通者卯有毛白馬非馬猶可通也但恐繁而不要亂道真耳三年春正月何休曰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而行也

二年有王見始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也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非也弑君之罪不輕于成人亂易地之惡不差于納鼎太廟而以爲元年未無王輕重失序刑罰不當民始無所措其手足且夫休所指桓無王止此數事矣弑君見于即位成亂效于納賂易地著于璧假其迹已明雖使春秋歲輒書王其可謂桓有王乎然則不書王其不爲此數事亦明矣非公羊何休所能見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以謂結言而不盟春秋善之也非也先王爲民之不信言之難恃故殺牲約誓以告於神明而爲盟所以齊信也然則盟固先王之

所有矣春秋之惡盟者惡其瀆也非惡盟之不及結  
 言也春秋亂世齊衛凡君會而相命蓋何足筭陽穀  
 之會公羊以謂遠國皆至桓公發禁於諸侯諸侯咸  
 無用盟最盛矣豈非結言而退乎則何不謂之胥命  
 哉

四年公狩于郎公羊以謂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非  
 也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得其正矣周禮雖非仲  
 尼所論著然制度麤存焉蓋周公之舊也仲尼嘗執  
 之矣子所執禮其有駁雜封國之制似周衰諸侯所增益也不足  
 以害其大體蒐狩之名則吾從周何休云不言夏田  
 者春秋制也以謂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

傷稚幼也亦非也公羊子承絕學之後口授經傳顛  
 倒蒐狩且有所遺爾何說春秋制乎計仲尼之聖不  
 過三王故曰禹吾無間然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夫  
 三王四時皆田矣而春秋獨闕一者其意欲推仲尼  
 之仁賢於三王也即有妄人四時俱勿畋又可謂賢  
 於仲尼乎且以是而論聖人不亦淺哉禮記王制記  
 四時之田亦復闕夏蓋王制出於漢時諸儒而諸儒  
 承公羊之繆遂至於此不足以爲據也鄭康成乃云  
 是夏時制度避其號耳夫夏后非王莽也何謂若是  
 多忌諱乎何休又云狩例時月者譏不時也其意謂  
 仲尼作春秋欲令於孟冬狩也夫仲尼之制作在哀



十四年而桓公自用周禮以田狩桓公非得素受道於仲尼也在此為此在彼為彼仲尼安得而譏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不亦妄乎

宰渠伯糾來聘公羊以謂下大夫也繫官氏名且字非也理不可書名而又書字仲尼之筆一何繁且迂至此哉又何休曰下去二時者為貶天子下聘也亦非也史有遺闕日月者仲尼皆不私益之日月無足見義而益之似不信故不為也苟焉曲為生義者又何不得

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公羊以謂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非矣陸淳

既言之矣

齊侯鄭伯如紀公羊以謂離不言會故言如也非也

春秋之記盟會者所以刺譏諸侯義亦出隱二年注非善羣聚

而惡離會也離會何為不可書哉何休又云嫌外離

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微亦非也所謂嫌微

者為其害道是以必別之明之不知記離會何害於

春秋而仲尼必欲改會為如以亂事實哉夫盟會同

物而春秋獨不記離會又何為哉春秋雖內其國而

公與諸侯固等列也記內離會可不謂之離會乎而

以為離不言會失其類矣其惑在於百二十國寶書

也

仍叔之子來聘公羊以謂父老子代從政若是則世  
 卿也何不曰仍氏之子乎何休以謂不稱氏者起其  
 父在夫春秋所以貶貶其世卿也今縱失世卿之罪  
 而錄其父在而已無乃失輕重乎且武氏不言之子  
 今此言之子亦可以見父在矣而不曰仍氏知非父  
 老子代者也且文稱仍叔之子不足以效其父老子  
 代義故難信也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公羊何休以謂實三國之  
 君稱人從不疑非也若實國君則天子非微弱今以  
 不能從諸侯而獨得其人所以見微弱也且若實國  
 君從天子者春秋方書之以見褒何謂乃損其名哉

大雩公羊以謂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非也凡  
 雩者為請雨也若書雩以見旱是謂雩者必不得雨  
 也若雩必不得雨則雩可以見旱矣若雩可得雨而  
 以雩見旱豈雩之情乎又且旱而雩雩而得雨春秋  
 將何以書之若書旱則實得雨若書雩又不足以效  
 其得雨而方解以見旱若都勿書則廢其應變之精  
 誠未知公羊何以解邪

州公如曹何休曰稱公者申其尊非也時王褒之則

進爵邾子春秋王魯褒之則進爵滕侯有所責惡而見

其尊亦進爵州公春秋所嘉而賢者亦進爵高子凡二

百四十二年而操賞罰四人焉是何營營乎且謂州

公寔來亦足矣又何申之  
 六年寔來公羊以謂慢之也非也君子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人雖無禮我可不為禮乎何故慢之何休云  
 州公過魯都而不朝是慢之亦非也諸侯相過安得  
 必行朝禮假令過十國亦當處處朝乎蓋假涂則有  
 之矣主為客禮則有之矣何必盡行朝禮乎先王之  
 制諸侯相朝考禮正刑一德必就有道之國今桓公  
 無道而人不朝乃其宜也不敢棄先王也春秋方宜  
 為魯內訟何暇責人乎且若休所云者入都必朝則  
 是不擇有道而苟以行過為禮也春秋何以刺邾人  
 牟人哉

大閱公羊以謂以罕書也何休曰三年簡車謂之大  
 閱刺桓公忘武備也不知所謂罕者謂自入春秋今  
 始一閱邪謂桓公過其三年之期今始一閱也若自  
 入春秋今始一閱則非獨桓公忘武備隱亦忘也如  
 此審為桓公過其三年之期而始一閱故得以罕書  
 也然必閱而後書之假令桓公終身不閱春秋遂不  
 得書則是與隱公無以辨也又非必桓公終身不閱  
 春秋不得書為可疑也假令桓公初歲一閱終歲又  
 一閱春秋書之公羊必以謂書罕也則未知中間罕  
 乎亦不罕乎若謂罕則中間無文以見若謂不罕則  
 中間實未嘗閱此文之不通難以強合者也又何休

所說簡車徒有比年三年五年之目在桓公之誓獨  
 閱以罕書是明比年五年俱不罕也桓公又非終不  
 閱者也今已閱之矣直失其時耳如<sup>此</sup>比之於武備何  
 謂忽忘乎

蔡人殺陳佗公羊以謂外淫乎蔡蔡人殺之非也蔡  
 人者討賊之辭也佗本篡故以討賊之辭言之猶衛  
 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楚人殺陳夏徵舒等也佗雖  
 自君內不為國人所附外不為天子所命是以異於  
 商人而不得以逾年例言也公羊子失其事實聊為  
 設罪端耳

子同生公羊云喜有正也非也國之嫡嗣莫重焉史  
 無得不書以為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  
 何休又曰不稱世子者明欲以正見無正亦非也諸  
 侯之嫡雖當世爵然必誓於天子而後稱世子今此  
 未誓故不稱世子耳以正見不正不亦鄙乎

七年焚咸丘公羊以謂咸丘者邾婁之邑其君在焉  
 故不繫國焚之者樵之也非也按公羊凡春秋所書  
 內取邑苟不繫國悉歸之邾婁今此亦其比也又按  
 邾人執鄆子用之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諸若  
 此類不仁之甚者春秋明書之不使文亂實若誠火  
 攻人君應書曰伐咸丘焚之與伐戴之文相符矣今  
 但曰焚咸丘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火田乎又公

羊解取根牟曰諱亟也然則彼爲亟故不繫國此爲君存亦不繫亟於取邑小惡之小也焚人之君大惡之大也文不足以相起而實相亂未可謂善爲春秋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公羊以謂名者失地之君也非也若實失地何故稱朝且朝者施於有國有家者春秋不以禮假人如之何以奔爲朝也又諸侯失地者不必名溫子弦子譚子是也何休之說以謂名者見不世也若如此彼三子者亦嘗世乎

八年己卯烝公羊以謂譏亟也非也春秋欲見五月再烝故於此不得不書也烝猶將書壬午猶繹者不得不先書有事於太廟也此其實矣又何亟乎何休云屬十二月己烝者其意謂常事不書則此以非常書不知常事有不得已而書者亦不害於非常書也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云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非也祭公來魯魯非婚家也稱使何傷又不稱主人者豈確論乎吾旣言之於紀履緌矣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何休曰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故曹伯卒葬詳錄非也春秋豈爲說之不以道而說乎古之制禮者非取其過厚也爲之中節而已故過之不得不貶不及之不得不譏

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公羊以謂公不見要也何休云時實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非也公會

衛侯于桃丘者即公本約衛侯為會于桃丘也弗遇者公後其期衛侯已去不相遇逢也公羊本解遇為一君出一君要之故謂此為公要衛侯推其文而不可為說何者公羊既云會者期辭矣又云一君要之若實期辭非要之也若實要之非期辭也二者不可並而離析乖違非經意也要曰遇者相遇云爾何用紛紛乎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以謂稱來戰者近乎圍也非也近乎圍豈實圍哉聖人豈探其近乎圍之意而書之哉且春秋惡戰耳不分別遠近遠近何當於義乎又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亦非也內不言

敗爾言戰何傷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公羊以謂知權非也若祭仲知權者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迺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而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劫之矣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出而立不正以為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為此者乎古之人既有知之者矣

突歸于鄭公羊曰突何以名問之非也突之名猶小白許叔矣何故問乎當曰突何以不繫國則曰挈乎

祭仲可矣又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

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非也改周之文從殷之質非聖人之意吾既

言之矣且在喪稱子者嗣也公侯伯子男者爵也文同而義異聖人豈以為嫌而避之且避成君而稱名

無義之甚以謂辭無所貶則孰與直稱子哉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公羊曰柔者何吾大夫

未命者非也再命耳十二年陳侯躍卒何休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

侯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不亦甚乎其說之巧也凡公羊以謂葬者據百二十國寶書也其法

應書則得書不應書則不得書然則宜書曰某國葬某公猶曰宋葬今春秋所書皆曰葬某國公者是由內

錄也由內錄者善惡何別焉而以謂有得書有不得書甚無謂也唯弑君滅國不書葬耳蓋以謂無臣子

也凡何休所說諸葬不葬義類不可信皆若此丙戌衛侯晉卒何休云云者非也直使有謬誤者仲

尼因史作經知日月不可為例故悉置不葬可以示必信耳非佗也

丁未戰于宋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偏戰而內勝何得不言戰若曰內不言敗言戰則敗

通志堂

祭仲可矣又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

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非也改周之文從殷之質非聖人之意吾既言之矣且在喪稱子者嗣也公侯伯子男者爵也文同而義異聖人豈以為嫌而避之且避成君而稱名無義之甚以謂辭無所貶則孰與直稱子哉

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公羊曰柔者何吾大夫未命者非也再命耳

十二年陳侯躍卒何休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嫌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不亦甚乎其說

之巧也凡公羊以謂葬者據百二十國寶書也其法

應書則得書不應書則不得書然則宜書曰某國葬

某公猶曰宋葬今春秋所書皆曰葬某國公者是由內

錄也由內錄者善惡何別焉而以謂有得書有不得

書甚無謂也唯弑君滅國不書葬耳蓋以謂無臣子

也凡何休所說諸葬不葬義類不可信皆若此

丙戌衛侯晉卒何休云云者非也直使有謬誤者仲

尼因史作經知日月不可為例故悉置不葬可以示

必信耳非佗也

丁未戰于宋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

偏戰而內勝何得不言戰若曰內不言敗言戰則敗



矣可也

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羊云何以不地近也  
然則近故不地則郎之來戰非爲近也明矣而方解  
之曰郎猶可以不地不亦誣乎又曰其言戰從外也  
非也戰者聖王所有假令春秋實王魯猶不爲諱戰  
戰而勝何故諱乎其意以爲敗則言戰言戰則敗也  
今實不敗不可言戰故云從外矣不知凡書戰而不  
言敗績者乃諱敗耳書戰而言敗績者敗者他國也  
必言戰而後見其敗何得不言譬如傳曰全曰牲傷  
曰牛而經曰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然則改卜之  
牛未有傷也何不曰改卜牲乎蓋以謂稱牛不疑于  
傷也今書戰亦不疑于敗故牛實不傷而謂之牛有  
不疑也戰實不敗而謂之戰亦有不疑也又何以爲  
從外乎

十四年御廩災何休云火自出燒之曰災按公羊例  
大曰災小曰火大者朝廷也小者宮寢也即有火自  
出而燒宮寢與非自出之火燒朝廷欲如何書之  
乙亥嘗公羊以謂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非也天  
災可畏而不可知爲國家者見災而懼則足矣何廢  
宗廟之祭乎以謂當順天意是推難測之神道而曠  
明白之人事也若天道可畏則莫若恭敬禮事以謝

之矣昔堯之時大水九年湯之時大旱七年若必廢祭以自責者吾見荆棘生於宗廟矣

春秋權衡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此卷改正三十有五字 十五日校

春秋權衡卷第十

公羊第三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公羊以謂突之名奪正也非也突之不正明矣雖勿名之可勿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公羊以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非也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篡國亦何故出入無惡乎以謂突之言歸順祭仲也夫突親篡兄奪國以順祭仲而得言歸忽本宜為君者也方其出亦何獨不使順祭仲乎在突之入則得順祭仲而使為入無惡在忽之出則不得順祭仲而使為出有惡如是春秋乃助突而不助忽也不亦悖乎何休曰忽之出

惡者為不如死之榮也亦非也公羊許祭仲為知權者固以祭仲為能以生易死今又責忽之不死若忽死為是則無以權許祭仲若忽生為是則又何生之榮而言祭仲則欲其以生易死言鄭忽則欲其以死易生不亦惑哉不亦惑哉孔子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鄭伯突入于櫟公羊曰曷為不言入於鄭未言爾非也實入於櫟未入於鄭豈得言鄭哉何休固據陽生為此夫陽生入陳乞之家者誠在齊也又何疑乎衛侯入於夷儀蒯聵入於戚公居於鄆皆一例爾伐鄭何休以謂征突非也蓋休不知之

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何休曰致者善公非也元年不致以為奪臣子辭二年致以為深抑小人今書致以為善公行義桓會不致以為無憂可危如休之言致者乍善乍惡乍安乍危無一可通也

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趙何休云本失爵在名例中朝桓公稱人今此不名者明元功之臣有誅無絕非也若元功之臣有誅無絕故儀父雖有罪猶不失初襄則滕侯薛侯未嘗有罪一襄之後便黜稱伯子何也

及齊師戰于奚何休云云者鄙俗之言耳

蔡季自陳歸于蔡何休以季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

兄之尊非也以季為名乎季未命為大夫則名氏不通以季為氏乎先君已沒則不合稱弟理適然耳諸休所稱者皆非也

葬蔡桓侯何休云奪臣子辭非也春秋之時禍亂有甚於封人者未聞奪也

十月朔日有食之何休云云者非也日之食非專為魯春秋豈得強附著之魯哉聖人之謔災異欲人懼

耳非若眚孟京房指象求類如與鬼神通言者也十八年葬我君桓公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

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非也君弑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復讎者以死敗為榮故曰

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讎公羊賢之奈何為讎在外則勿復乎必曰量力而動不責逾

國而討者又何以稱復讎者以死敗為榮乎伍子胥借吳之力以復楚公羊是之即以量力不責者如子

胥乃可耳焉有據千乘之勢而知讎不報乎

莊公

元年夫人孫于齊公羊曰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非也夫人始與公俱如齊公薨喪歸則夫人固亦歸文不得特見爾非為念母特貶之也且公羊例夫人行唯奔喪致姜氏之不致適宜矣又何疑乎弟子不曉故妄問之公羊子忘其本例遂妄對之實說公薨

於齊事起夫人而國人初不知也徐而知之則共責讓夫人夫人用是奔耳

單伯逆王姬公羊以謂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非也春秋之義許人臣者必使臣若以命於天子之故而不名是使不臣也又禮曰君前臣名公羊說公子糾不稱公子亦曰君前臣名豈有已國大夫受已君命但以命於天子遂得不名乎且公子糾異國之人單伯朝廷之臣於外國之人則正君臣之禮朝廷之臣反不務正君臣之禮甚可怪也又所謂命於天子不名者禮經未有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亦非也文何不曰天子使單伯逆王姬凡天子嫁女

而使魯為主必有告命魯既受命則使人逆女禮也何至天子自召單伯使之乎且主嫁女者魯侯也非單伯也天子何乃專召單伯而使之此事之不然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曰加我服也非也周人雖愚豈其以衣服車馬而卑卑既葬之人哉且何以爲儀

齊師遷紀邾郚部公羊曰遷之者取之也爲襄公諱也非也有遷而不取者有取而不遷者有且遷且取者春秋據實而書耳非諱也以遷邑爲愈乎宋人遷宿公羊以謂當坐滅國然則齊師取邑諱從遷邑實言遷邑復坐滅邑安在諱也且襄公獨非懷惡而討

不義者乎其何諱焉

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公羊以謂於餘丘邾邑也非也公羊見邑不繫國若可疑者悉附之邾婁爾何休云慶父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其意謂公弟也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不言弟又何起哉三年葬桓王公羊以謂改葬非也若誠改葬應曰改葬如改卜之類矣今不言改非改葬也何休云榮奢改葬葬非其宜故惡錄之按休所引皆識記也理不可信說者又謂坐義云王崩七年改葬必然也夫世衰禮廢何事不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固當據經文無改葬足以為實矣

紀季以鄙入于齊公羊以謂賢紀季服罪故不名非也原春秋所以不貶季為畔者以季受命於紀侯也若齊欲滅紀紀季不能同心守國專析其地以事讎敵外託服罪實私享其利者是春秋所惡也且春秋貴死位無緣以專地事讎之人而輒褒之此明齊紀本非讎也襄公貪其土地紀侯自見不忍鬪其人又恥事惡人欲棄去之師法太王而惠宗廟滅絕其心又未滿故使紀季以鄙入齊為附庸也是紀侯輕南面之位而惜百姓之命不患終身無位而憂宗社之祀其仁心忠厚最為春秋所賢者也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以無君命雖有功不除其惡假令季實服罪以

存宗廟猶與趙鞅無君命等耳不得沒其叛又稱其字也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謂滅也不言滅為襄公諱也非也文稱紀侯大去何以謂之滅乎蔡侯弑父惡莫大焉楚子討之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者固惡其懷惡而討不義也紀侯九世之惡不深於蔡般齊襄懷惡而討不義不滅於楚子而春秋深抑紀侯以難明之事專信齊侯以一偏之辭何哉且烹哀公者王也非紀侯也紀侯有罪罪在譖人不在烹人何滅紀以為賢哉以辯持之以曲通之公羊之義固勝以道觀之以義推之公羊之義未有一可也

齊侯葬紀伯姬公羊以襄公為賢吾既言之矣公及齊人狩于郟公羊以謂實齊侯也非也春秋有不待貶絕而見罪惡者若實齊侯書之乃宜矣又何更之乎

五年倪犁來來朝公羊曰犁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非也諸侯無生名凡生名者為貶之耳伐衛公羊以謂不言納朔辟王也按公羊以納為篡然則書納足明其罪矣今不務褒貶而反隱惡非春秋之意也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以謂實貴子突擊諸人耳非也衛侯不臣王不能誅也遣貴子突救衛不能克

也書王子突適足以見其微矣此亦不待貶絕者何有繫諸人哉

衛侯朝入于衛公羊曰其言入何何休云據頓子不復書入非也去年五國納衛侯實不能入今衛侯因利乘便遂能自入也納則言納入則言入初不相干無所多疑也推公羊之意所以為若言者蔽在以納者入辭也不知納者自納辭入者自辭入爾以謂不然無為去年冬諸侯既入之今年六月乃又入也何休又云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亦非也休以據百二十國寶書作春秋若留者無宜不書故云爾仲尼曰與滅國繼絕世有王

者作猶曰與之繼之況以一朔之惡遂絕康叔之祀哉理不通也推不通之理欲以成百二十國寶書之驗而不悟違失聖人之意可憫笑者此也

公至自伐衛公羊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休又說二國一國之別皆詭亂不經有為而為非凡例之體故不詰也

齊人來歸衛寶公羊曰此衛寶也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非也宋人致鼎謂之郕鼎本郕物也齊人歸寶謂之衛寶寶本衛物也事類相明無足可疑豈以謂之衛寶則必衛人歸之彼郕鼎者豈必郕人送之哉且經書齊人來歸至明白矣又何云乎



七年星隕如雨公羊說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妄語也若令不修春秋其文如此仲尼何得改之乎若彼言雨星非必衆星也今言如雨則衆星必也是仲尼橫設不實之事以迷罔後人也又仲尼不書尺而復若實尺而復無爲不書若尺而復不足書如雨亦不足書何者如何休之言以隕則爲異耳

秋大水無麥苗公羊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非也若春秋一災不書豈愛民之謂乎計公羊之意謂當是時麥強而苗弱苗當先敗麥當後敗不當先書無麥也審如公羊言一災不書待無麥乃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公羊以謂託不得已也非也仲尼豈爲不實無狀以迷人哉觀聖人諱國惡者有之矣亦不從而爲之辭而已夫從而爲之辭者此小人之事也何以辱春秋

甲午祠兵公羊以謂爲久也非也若魯欲以夏月與鄰國之齊共伐盛何至正月出師自取淹久乎成降于齊師公羊以謂成者盛也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非也實共圍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于魯又獨言齊皆非聖人之文也凡聖人諱國惡亦在可諱之域不在不可諱之域如改

白為黑曰己為人豈獨非道亦不可傳世矣春秋之書要在無傳而自通非曲經以合傳也且所貴聖人之文者不貴其革易名字以惑人也如必革易名字然後可見褒貶諱避者誰不能為春秋哉

師還公羊曰病之也曰師病矣非師之罪也然則理實貶之何言善之乎又凡春秋所刺譏苟滅國伐邑誰則非君之罪乎既曰君罪師則無罪何至於此獨以為非師之罪乎則彼不記師還者皆非君罪而師罪乎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羊以謂不沒公者齊無君也非也齊之有君猶當沒公齊今無君何以反不沒公且以不沒公為尊內邪按高子來盟公羊云不稱使豈我無君蓋以謂君不行使乎大夫也春秋尊魯魯無君猶不使齊侯敵魯大夫若齊無君春秋何得斥公以敵齊大夫哉又曰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何休曰是時齊人來迎子糾魯不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吾謂魯若不與齊糾者何緣與齊大夫盟所盟復何事哉

公伐齊納糾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納辭耳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又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亦非也有伐而納者有圍而納者有未嘗伐未嘗圍而納者各據實書之耳又云糾不稱公

子君前臣名也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臣何以責以君前臣名乎且若稱公子糾則可謂非君前臣名乎

齊小白入于齊公羊云以國氏者當國也非也凡言當國之說皆無通例不可條貫吾於州吁弑其君既言之矣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羊曰內不言敗此言敗者伐敗也非也若魯實以復讎而戰者春秋不宜不言公若以復讎者在下故不言公春秋豈奪人臣子意哉臣有善言君行之則君善也故書曰股肱良哉言一體也奈何以復讎者在下則不以其美歸公哉且謀之者臣也行之者君也臣謀而君不行貶君可也臣謀而君行又欲何嫌

十年公侵宋公羊曰麤者曰侵精者曰伐似近矣未合也又戰不言伐是也戰重也其曰圍不言戰則非也圍未必重於戰不可詳圍而略戰

宋人遷宿公羊曰以地遷之非也直宋人以其力遷宿使臣于已無說還之與不還之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公羊曰我能敗之故言次也何休云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不知二國之師進至於乘丘而我能敗之邪抑亦退至乘丘而我能敗之邪今推傳文及注意是自郎進至乘丘

也然則郎非近邑桓十年來戰于郎何以謂之近乎  
圍邪彼時至郎則恐見圍此時至郎則猶未成於伐  
郎一地也何二三乃爾乎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以謂荆者州名  
也非也楚之有荆號非一日也詩云撻彼殷武奮伐  
荆楚非孔子改之也且楚在荊州以其強大故抑而  
謂之荆若荊州之地復有一國疆若楚者當有兩荆  
不亦妄乎又徐亦夷也徐在徐州不聞以州名名之  
則徐猶荆也可得謂徐者州名之乎又曰國不若氏  
亦非也甲氏潞氏同為赤夷而國殊族異故分名耳  
譬猶漢之西域乃有三十六國總而名之謂之西域

析而名之自然分別有何怪而強云進之稱氏乎又  
曰氏不若人假令赤狄治行益修者可云晉師滅赤  
狄甲人乎又曰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獲也曷  
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亦非也按公羊  
謂秦者夷也匿嫡之名然則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何  
故與夷狄獲中國邪凡春秋有獲某人者有以某人  
歸者文自不同非一物也以理言之獲蓋暫得以歸  
蓋就虜而不恥者

十一年宋大水公羊云外災不書此書者及我也按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而  
已無為詳宋而略我也公羊以百二十國寶書為據

故云爾非實可信也

王姬歸于齊公羊云何以書過我也非也元年所書逆王姬及築館者皆以非常書則知常逆王姬及築館不當書故此王姬書歸而已若以謂過我而書者自周之齊何乃過魯

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按公羊例曰會猶最也及汲汲也信斯言者柯之盟曹子手劍以劫齊侯可謂非汲汲乎而不稱及何哉或者為公羊文過以謂諱之按春秋但不書取汶陽田足矣又改及為會則是都喪事實使後人無由察其是非豈聖人意乎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公羊云後會也非也伐宋之時

魯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之耳與陳侯如會同意非後期也

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公羊云書甚佞也按春秋未有

微者而得書於經若瞻為大夫而未命又何以別乎多麋何休於此云云者非春秋意也不曰為災乎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雖多言煩說猶不可解也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此欲引追齊師至鄆以立褒貶耳彼自以弗及故得書至又何足據乎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以謂媵者諸

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  
 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  
 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蓋媵者送女也陳人者  
 陳大夫也不煩說矣又曰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  
 娶亦非也假令諸侯之正妃卒則右媵攝事右媵復  
 卒則左媵攝事而左媵復卒豈可以宗廟社稷與眾  
 姪娣共之哉獨不為宗廟社稷乎禮云宗子雖七十  
 無無主婦由是而言宗廟不輕於族人國君不輕於  
 宗子宗子猶不以妾為婦國君何故反得以妾為婦  
 哉然則諸侯自合再娶再娶者不備三歸可矣昔武  
 王崩成王年十二若不再娶安取此子哉苟令武王  
 三十而娶其后亦二十而嫁比武王之崩后亦八十  
 三矣計生成王時不減七十此非人世所有也可得  
 強云不再娶乎成王又自有母弟事皆驗著非一娶  
 明矣

二十年齊大災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  
 痢也非也春秋何以不言大瘠大痢而亂火災之名  
 乎又曰何以書及我也亦非也春秋豈其詳外而略  
 內哉

二十二年肆大省音公羊以謂譏始忌省也非也經云  
 肆大省而傳謂之忌省其文與其理不可訓解蓋不  
 足難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尋何休之意以謂大夫相殺也非也稱人則是殺有罪之辭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夏五月何休於此云云者非也

公如齊納幣何休云實淫泆不可言故因其自納幣見之非也公不當喪娶又不當自納幣此春秋所貶也又何起淫泆之有

二十三年公至自齊公羊云危之也公一陳佗也非也有致善有致不善皆妄說也不可以通

蔡叔來聘何休云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使若我無

若以起其當絕非也假令莊公外淫天子詎能便知之而春秋責其聘小人乎

公如齊觀社何休云諱淫也非也假令君子諱國惡豈可虛出不然之事以文過飾非乎

荆人來聘公羊云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非也稱人即其大夫之辭耳何休乃云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化脩聘禮當進之若然者隱二年會戎于潛何不曰會戎人乎且荆人來聘明非其君自來矣今所言州國氏人名字爵七等之制皆進退人君者也如之何又欲移用於其臣乎何休又曰不繫國而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若然是後何不且書楚

氏而遂足與楚人

盟于扈公羊曰危之也妄說耳

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曰曹無大夫非也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聖人作春秋豈遺之哉又曹伯伯也鄭伯亦伯也若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今公羊不曰鄭無大夫而獨曰曹無大夫似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非確語也赤歸于曹郭公按此一事推尋傳注初無義理不知先儒顛倒繆妄何乃至如此

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休云稱字敬老也非也春秋以名字褒貶非有殊功異行亦不輒字之藉使女叔實有賢行則稱氏為不見矣

衛侯朔卒何休云云飾非之語也無可信用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何休云書得禮非也若得禮則春秋當不書矣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為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

公子友如陳按公羊例母弟稱弟此公弟也則何以不曰公弟乎吾於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既言之矣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公羊云不名眾也然則殺三卻何故名乎又云不死於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辨哉凡公羊以大夫相殺稱人而君殺大夫稱



國而不論大夫有罪無罪故使曹宋同文異義是非臆斷也又曰此蓋戰也滅也亦非也曹羈雖賢何能掩君滅之禍乎以曹羈之賢遂諱曹伯之滅又何義乎晉之假道於虞也宮之竒諫推宮之竒之賢則無以異於曹羈矣春秋爲曹羈諱曹伯不爲宮之竒諱虞公何哉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云通乎季子之私行非也文稱如陳非私行也且當是時內難未作何避之有若以季子見幾遠舉者是謂忘宗國之亂而貴一身之全非賢智也且季子於此奔陳亦見覺端已成乎則莊公旣病而召季子其覺端宜益深矣

季子何以得入而與國政夫莊公病季子羈旅在外一旦召至授之權柄人莫能禦者此明公子牙之徒禍猶未也精也若彼之時禍猶未也精況去莊公歿尚數年而遂云避內難出奔乎且季子與其奔也孰若勿奔以銷解其謀登識其勢若孔父之禦亂也而胡爲背君捐國使回皇於亂臣之手此皆事之不然者也杞伯來朝何休云不稱公者春秋黜之非也吾旣言之矣

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公羊曰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非也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當此之時公羊以晉師夷狄之不若則

何以不使楚子主之豈晉師未有罪楚子有罪乎是何自相反也又曰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亦非也苟衛未得成師則春秋曷爲書以偏戰之辭此爲不知春秋之文甚矣

冬築微大無麥禾公羊曰諱以凶年造邑非也築微在冬初五穀畢入然後制國用在冬末故有前後耳豈故諱哉

二十九年城諸及防何休云諸君邑防臣邑非也臣之有邑臣之祿也可得而專乎苟不可專則臣邑猶君邑也且假令俱臣邑者文可曰城諸防乎則與彼須胸何辨焉

三十年齊人降鄆公羊曰紀之遺邑也非也紀滅久矣猶存鄆乎又曰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降之遷之固曰遷之非可相假借爲諱避也齊人降鄆猶曰宋人遷宿遷之不可諱爲降也猶取之不可諱爲遷也文如日月不可巧誣而猶云云多見其惑也

齊人伐山戎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蓋以操之爲已蹙矣非也屬桓公取鄆諱之爲降又近上滅譚滅遂亦無所貶夫桓公滅中國而不貶今伐山戎而貶侯以人此可謂識輕重乎且誠春秋意者是開桓公得滅中國而不得伐山戎也此所謂小辨破道

小說害義君子之所疾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公羊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非也譏在築臺不在臨民若不臨民臺可為乎臺若不可為雖不臨民雖不臨國雖不臨遠猶譏之也何必以三者限之

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公羊云不稱弟殺也其意欲以不稱弟起牙見殺非也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不稱弟又何故哉大凡君殺大夫舉當言殺外則見其專殺之罪內則分別善惡之趨今季子誅牙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春秋無所復責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孔子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也

正謂此也不稱弟適其常文又何足據乎

若謂刺公子牙則猶當坐殺大夫

何休曰莊不卒大夫亦非也彼溺不卒者自以非執政故爾何謂莊不卒大夫哉

公子慶父如齊何休云奔也非也若奔而言如是春秋縱有罪也而曰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亦非也若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但不殺之緩追逸賊書奔足矣又何故改之為如哉焉有臣殺其君不成而出推親親之意遂并諱其奔意者獨慶父可親親哉子般不可親親哉且季子不殺慶父非義也故季子曰公子不可入入則殺矣由是言之緩追逸賊者季子之心也如慶父居國而不去季子安得而不殺

且當殺之又何有諱其奔

春秋權衡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大雪飛舞園林鳴潔擁爐極此寒意蕭然凡增減

改正六十字

春秋權衡卷第十一

公羊第四

閔公

元年公羊曰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又曰既而不可及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非  
也慶父弑般欲取其國是時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  
他國爾設令季子力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何謂不  
探其情乎

齊仲孫來公羊曰公子慶父也非也孫以王父字為  
氏此乃慶父之身也未可以稱仲孫且經實繫之齊  
若之何謂魯仲孫哉此不近人情之尤者  
二年公薨公羊云云說同元年

公子慶父出奔莒何休云慶父弑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若然何不但書公子慶父如莒以與莊三十二年之文同哉彼時起季子不探其情故言如此時亦不探其情何故不言如知彼所說妄矣實說慶父使人殺般般本季子所欲立者故季子出奔慶父因立閔公不知慶父利其幼少易取之邪將亦其勢未可得國邪閔公既立則誅弑般者而歸罪焉又召季子而用之焉不知慶父之意欲厭民心邪欲自解釋於國人邪季子知力不足以討慶父故與之並立於朝已而慶父又弑閔公而國人皆從季子莫從慶父故於是出奔於莒此其正也

高子來盟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不可復附異說矣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也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公及齊大夫盟於暨當是時齊無君文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此自相反也

僖公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曰救不言次言次不及事也邢已亡矣非也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書之耳何足以起邢亡乎又曰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亦非也文先次後救即譏其怠惰矣何諱之

有公羊以百二十國寶書爲據故如此說耳又曰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亦非也向謂救言次者不及事也今謂先次後救者君也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語自相伐也又春秋所書救正欲其急病拯危耳若頓師安次則失救國之義理不得不書所次以見之理既當書不得云救不言次也救不言次似道仲尼作經見救國及事者則不言次見救國不及事者則加言次如此是率已作經非復傳信也又公羊說伐楚救江云爲諼也夫伐楚之與次于聶北其文不同而勢同也爲諼之與書緩其意不同而指同也爲諼者不直赴所急而更伐他國舒緩者亦不直赴所急而淹止他邑文爲事生非爲辨君臣也又次于聶北救邢者惡其不直赴所急乃遙爲邢援而已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者言其本當救晉中有難故止於雍榆也論二者之文則有相似論二者之情則終始不同情變而文異亦其宜也且謂大夫將必先通君命乎則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亦何不先救後伐哉又曰不與諸侯專封亦非也經有救邢又有邢遷救邢則邢未滅之辭也邢遷則邢自遷之辭也邢能自遷諸侯城之而已非邢亡又非專封也何得與衛一例哉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公羊曰此一事也非也三國以春救邢以夏滅之同事異時何謂一事乎

獲莒拏公羊謂莒無大夫吾既言之矣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曰使虞首惡非也春秋

之例主兵者序上蓋惡兵也虞實主兵矣又何使之

首惡乎何休云晉至此乃見者晉楚俱大國後治同

姓也不知春秋之作小國先治邪大國先治邪若小

國先治齊秦晉宋俱當後見也若大國先治杞莒陳

蔡俱當後見也今一後一先知其妄亂都非統理其

要欲就百二十國寶書語耳又哀公元年隨侯見經

不知隨者大國邪小國邪若大國宜與齊晉相緣見

經若小國宜與莒杞相緣見經又不知隨者同姓邪

異姓邪若同姓邢衛亦同姓也若異姓莒杞亦異姓

也如彼都無所說此獨紛紛何哉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公羊以謂大國言齊

宋小國言江黃以為其餘皆莫敢不至也非也即實

四國會豈可辨哉且四國會盟多矣難以推類為壞

又江黃者何必極遠之國乎周末時諸侯分爭水絕

壤斷不相往來齊魯之儒未嘗涉江黃之境及聞其

名如在海外矣故號以為最遠

三年徐人取舒公羊云易也非也若實滅國豈得言

取何休云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亦非也若諸侯有守

禦之備豈有能滅之者哉諸見滅者皆無守禦備也豈獨此乎又獨以無備之故變滅言取是輕滅國之科同於取邑春秋豈為爾乎

會于陽穀公羊曰此大會曷為末言爾此非問也春秋會而不盟可勝言乎其能必令此盟乎且謂末言爾者仲尼之意乎桓公之意乎若仲尼之意者是其本盟而今隱之欲以成就桓公仲尼豈樹私附黨者乎若桓公之意者是本自不盟春秋直據事而書無所獨異也

公子友如齊莅盟何休云託王於魯云云者非也莅者就耳勢不可書莅盟曰來盟來盟曰莅盟無庸飾虛說也

四年蔡潰公羊曰國曰潰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繫國邑為別也

遂伐楚次于陘公羊云其言次于陘有侯也非也若實侯無為不言屈完來盟于師公羊曰何以不言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敵君故得臣不氏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又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非也盟于師者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者齊侯之意也文為事出非虛加之也何有喜服楚哉何休乃引國佐為據夫國佐



本不來盟於師諸侯追與之盟耳非此比也  
 公至自伐楚公羊曰何以致伐楚叛盟也按諸致例  
 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其歸多妄不足守其一遂信  
 其二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公羊曰內辭也非也此實自  
 朝其子耳譬如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之類文理不  
 疑何謂內辭

鄭伯逃歸不盟公羊曰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  
 也非也公羊嫌上會實有鄭伯中云諸侯盟于首戴  
 若鄭伯實逃歸者當在首戴之前故云爾不知鄭伯  
 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所以文先序諸侯盟

後言鄭伯逃也又但書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出不  
 盟者在盟前逃也亦猶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  
 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公不與盟尋其先文如皆已盟復得後語乃知不與  
 耳與此相類無多疑也而以謂不使寡犯眾可謂義  
 甚高而理不要

晉人執虞公何休曰稱公者奪正爵起從滅也非也  
 春秋奪者降爵云乎豈曰增爵云乎蓋絕知者之聽  
 六年圍新城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吾既言之矣  
 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公羊曰脅於齊媵女之先

至者非也僖公賢君桓公亦賢君僖公豈受脅於齊者桓公亦豈必欲脅魯者且於文無以見齊脅魯之意異於取子糾歸公孫敖不可爲若說

九年盟于葵丘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非也葵丘桓之盛也孟子嘗言之矣唯以日月爲例遂亂於安危嗚呼慎言哉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曰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惠公之大夫也非也按惠公曰爾旣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然則惠公之殺里克本以討賊殺之無爲不稱人以殺也且夫爲國家者不賞私勞就令惠公本因里克得國其可遂不以正

義討之乎公羊謂定公受國於季氏而譏其不能致誅即定公能誅無乃又如里克之不以爲賊乎此進退相駁者也又曰晉之不言出入踊爲文公諱亦非也鄭詩序曰公子五爭春秋唯有突忽見經不知復誰爲謂諱乎凡諱施於功德已著猶有可諉今重耳之美未見而爲之探情諱過不亦誣人哉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曰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非也吾旣言之矣

沙鹿崩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非也聖人庸能獨知沙鹿崩爲天下異乎傳曰子不語怪若知沙鹿崩之爲天下異者可不爲怪乎又曰

沙鹿河上之邑亦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頌繫山者以  
 可知故也書禹貢導淮自桐柏導河自積石積石桐柏皆  
 山也而不繫山至言荆山岷山則皆繫山者亦可以  
 曉故也

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云晦者冥也非也  
 晦者晦朔耳又曰夷伯者季氏之字也亦非也當是  
 時季友未卒公亦未失政欲推天假命以就災異非  
 聖人之意矣至使漢世儒者爭言陰陽詆毀善人其  
 患豈小哉

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云是月者僅逮  
 是月也不日者晦也非也夫晦朔者天之所有春秋  
 取朔棄晦何當於義乎此乖偽之深者又成十六年  
 實書晦朔晦朔之相發猶首尾也尚何云哉

季友卒公羊云其稱季友何賢也非也季友之賢在  
 莊閔之間於彼稱季子足矣獲莒拏不加褒焉死何  
 乃復言之乎且若稱季友為賢稱仲遂亦可謂賢矣  
 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何休曰稱氏者春秋前黜  
 之非也英氏者國也國之號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  
 非若甲氏潞氏也今縣有尉氏者亦可封國又何謂  
 乎

夏滅項公羊以謂桓公滅之非也桓公雖信賢豈宜  
 滅人哉且桓公既已功高天下而威震主矣又戕人

滅人此春秋所惡也而反爲之諱是開有功者得橫行天下而無忌憚也且桓公與山戎戰春秋貶之降侯爲人夫戰山戎孰與滅中國滅中國反可諱以功除而戰山戎反不得此皆迷惑不然者也

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贏公羊曰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非也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寧可亦曰與晉荀林父之征楚乎所異於晉者何哉邢人狄人伐衛公羊何休曰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非也春秋之法內諸夏而外夷狄夫外夷狄者夷狄亦外之是以仲尼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惡其乘釁蹈隙必能爲患也夫中國至大不能無禍而開夷狄使憂之吾見禍以益多憂以益長甚非仲尼意也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何休云名者葵丘之盟叛命者也非也若其誠然應曰宋公執矣休又云不爲伯討者執之不以其罪亦非也若其誠然則何故名休又云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予謂爲襄公殺恥者書宋公執之足矣且襄公執人之君不得其罪所以使霸業不就者此也直書其失以示後世不亦明乎又何殺恥之急

鄆子會盟于邾何休於此說爲襄公諱之意委曲附會非聖人本指也且襄公以不能盡用道故致大敗

功未足以及人德未足以懷遠尚何可貴而春秋事  
事諱之此蓋徇己之私說非通方之大經

二十年郟子來朝公羊云失地之君也非也若失地  
之君何得言來朝朝者施於有國有家之辭爾又公  
羊以郟滅在春秋前按春秋以來且九十年矣郟子  
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無乃少不  
近人情乎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羊以謂  
雖文王之戰不過是也非也如公羊之意惑於泓及  
河曲而已泓雖水名其陸地猶可以水名之若謂必  
令如河曲者遇於魯濟豈真遇於水中乎敗於潰泉

豈真戰於泉中乎今天下以水名地者尤多不必居  
水中乃得以水名也且文王何容易哉德不加焉則  
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漸之以道摩之以  
仁而四方自服爾故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如是而伐崇猶再駕而降愛民之至也今襄公退不  
務修其業而進徒守咫尺之信夫其守信誠是也則  
不若緩脩吾德無亟大功以殘百姓也今論其守信  
之節而忘其殘民之本而以比之文王其不知聖人  
亦深矣且夫守信而不詐戰於楚人則有惠矣無德  
而求大功於己國則不為賴矣未知文王獨為爾乎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公羊以謂不能事母者非

也王者不孝宜去天以見今不去天知其非不孝也何休又云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嗚呼後世所以多廢置之禍也不亦謬乎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公羊曰不名者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非也文稱大夫是有大夫非無大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凡妻之父母所不臣也至其等列禮不及也何謂無大夫乎詭僻不經乃至於此可憫笑者此也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公羊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非也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其文與其事詳矣盡矣不可加矣豈得言遂哉遂者生事也非此之比也

公會衛子莒慶何休曰莒無大夫書慶者尊敬壻之義劉子曰推此言也觀之其妄可勝計乎

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公羊曰其言至鄆弗及何侈也非也以公追人就令勝之尚何可侈哉且是後齊復伐我此明齊不畏魯甚矣數見卑侮猶自以爲大如此乎君子之無恥也

楚人滅隗以隗子歸何休曰不言獲者舉滅爲重非也獲之與以歸非一物也何得并言之

楚人伐宋圍緡公羊以謂邑不言圍言圍刺道用師

也非也圍緡者乃楚人將卑師少爾伐齊者則楚師將卑師衆爾何以強配合之乎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何休曰稱師者順上文非也踰

國而乞師是必求多非求少也若少魯亦自能辦之

何苦外求乎故此自楚師無疑也何休欲顧上圍緡

時意故析之爾又所為圍者非旬日所能為者也謔

楚人道用其師於伐宋則庶幾信矣何者伐非久事

也謔楚人道用其師於取緡亦庶幾信矣何者取邑

未必久也今正圍邑久者或累年短者或累月公又

安能得其衆伐齊取穀乎且由楚至魯非近地也伐

宋圍緡非易事也由魯至齊又非一日也勝齊取穀

又非一日也自齊還魯又非一日也用一冬之間往

返如此此可信乎

公至自伐齊公羊曰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原公羊

之意者謂得意致會不得得意致伐則今得意不當致

伐故如此問也曰何以致伐者是問不致會而致伐

也然伐齊取穀者獨公以楚師自往耳無諸侯之會

也非諸侯之會則不得致會此理之適然耳公羊子

迷妄其本末遂強云患之興必自此始何休覺其難

通又必欲掩覆其過故注莊五年曰公與一國行師

得意不致不得得意致伐以彫飾此文也然公羊本問

何以致伐不問何以致問何以致伐者是問何以致

會今不然耳問何以致者乃可說云得意不致不得  
 意致伐耳今遺其問致伐之本意更出不致之別說  
 欲以濛頌其語營亂耳目豈通也哉且用公羊之說  
 公伐齊取穀有何不得意哉乃云患之起必自此始  
 按是後乃無齊患雖何休曲為之說寧足蔽其妄乎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羊曰其  
 稱人為執宋公貶也非也宋襄公死久矣春秋前貶  
 之明矣又終僖之篇貶何為乎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羊云未侵曹也非  
 也若未侵曹者春秋豈探其情而先書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曰不可使往也非也  
 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為不  
 卒戍乎且殺大夫何必著其罪哉其著之罪則是加  
 之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者見濫也傳不曉此意  
 而妄云云何休乃復引曰不日以明有罪無罪不亦  
 迂乎

及楚人戰于城濮公羊曰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此  
 自戕賊者也按公羊本云楚無大夫前年伐宋圍緡  
 雖以師行猶自從本稱稱人而已今忽如此問則是  
 楚有大夫也即今言之是前所言非也即前言之是  
 今所言非也何休乃引屈完按彼屈完乃自為尊之  
 以當桓公特說此文耳非常之辭何得引比乎又諸



侯自用師楚自使微者豈得不謂之大戰曷為使微者亦問之無理者也

陳侯如會公羊云後會非也陳本不預盟約聞會自至其意其文與陳侯使袁僑如會一耳不可橫出兩

說

公朝于王所公羊曰天子在是也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非也若不與致天子則不書天子在是彼云天王狩于河陽豈與致天子乎

陳侯款卒何休曰不書葬者為晉文諱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天王狩于河陽公羊曰不與再致天子也何休曰一

失禮尚愈予謂傳語有理而不合經注語無理而不可訓豈有以臣召君云一失尚愈乎一失尚愈者謂小德出入耳若顛倒君臣淆亂尊卑此罪之大者尚云愈哉

二十九年介葛盧來公羊曰夷狄之君非也白狄無名介何以得名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公羊曰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非也公羊常例以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有惡歸無惡縱春秋歸惡於元咺書衛侯亦足矣又謂之出入無惡可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公不得為政爾非也

僖公之時大夫初未強豈敢專行哉此殆誣之矣  
 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公羊曰諱取同姓之田言魯此  
 地本為晉侯所還當時不取久而取之故坐取邑也  
 非也諸侯受封自有分矣後雖侵奪喪失有王者作  
 皆當還之魯取已物假令本無伯主之命猶應以功  
 覆過故魯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何有反坐取同  
 姓之田哉又公羊桓二年傳曰至乎地之與人則不  
 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有乎曰不  
 可若楚王之妻媢無時焉可也以是推之明曹不得  
 終有魯地魯緣伯主之命而取之又何足諱哉  
 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何休云言及者知不得狄君  
 非也書衛人狄盟則不成文書衛人會狄則實盟非  
 會曰及狄者使文理相成耳亦猶晉侯會狄會吳之  
 比也尚何疑乎

文公

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何休曰常事書者文公不  
 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非  
 也文公始即位亦何不肖而諸侯遂聞之乎向若天  
 子亦不遣叔服會葬則春秋便都無文以見文公之  
 不肖矣又曰叔服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  
 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  
 亦非也天子之子得稱王子猶諸侯之子得稱公子

也王子有封國為諸侯者不得復稱王子當以爵為重其未命為諸侯者自當從大夫之制或字或名理適宜之非為刺親親也又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然則魯不言弟乃春秋之常而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乃云不言弟豈其幼少將兵凡此云云公羊本無其說俱出何休爾而乖錯如此可為怪歎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曰加我服也非也命為諸侯耳

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刺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公自惰緩不作主耳何以知其欲久喪

及晉處父盟公羊曰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非也諱與大夫盟沒公足矣何為去其氏即內微者及晉處父盟何以辨乎何休曰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若然又不當沒公也

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何休曰若兩之當先言救非也若實伐楚又往救江豈非兩之乎明此但脫以字爾

四年逆婦姜于齊公羊曰娶乎大夫略之也此雖孤經無他證據然魯初納幣乃用上卿審娶大夫者禮豈如此崇乎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公羊曰其言歸含且賵何

兼之非禮也非也禮國君薨鄰國弔之其敵體也猶含贈祔共一大夫況王者於其臣妾乎何休曰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按公羊例不及事言來其常也今含不及事自可言來何害於不當含而又去來乎又傳譏兼之不譏含也則傳意以含為禮注意以含為非禮其自相反戾至如此

王使召伯來會葬何休曰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非也天子會葬諸侯而有早晚小失耳未可集以為過也何至遂貶去天乎

六年葬晉襄公何休曰刺公不自行非禮也諸侯薨大夫弔自會葬吾不知此在何禮周有千八百諸侯統計五十年死亡略盡是一歲凡有三十六君死也如一一會葬雖疲死道路猶未能適通況又外有朝會內有祭祀如何得暫假而行之乎言不近理無甚此者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何為出奔射姑殺也此問之非也處父見殺射姑出奔何有可疑而明射姑殺處父乎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宋華元出奔晉然則殺山者亦華元乎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謂不告朔禮也猶朝于廟非禮也非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安得不告假令

閏十二月者必有立春立春之政所當告也若就前月告之則先時若就後月告之則不及時夏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由是觀之則自當告也

七年公伐邾婁甲戌取須朐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僖公時亦嘗伐邾取須朐矣何不爲內辭哉何休曰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爲取邑故按僖公取須朐之年與邾戰於升陘敗內之師理亦可諱而何故不日以爲辭哉又僖二十六年伐齊取穀書公至自伐齊者公羊以謂雖得意且有後患故從不得意之例以致公也然僖公後卒無患今止緣取邑之故故扈之盟不見序可謂後有患矣何不書公至自伐邾婁以起不得意乎夫取穀無患也書公至取須朐有患不書公至何二三哉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公羊曰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眡晉大夫使與公盟非也在會者皆諸侯也既與公盟矣又何云眡晉大夫乎且諸侯不欲與魯侯盟乃敢眡晉大夫使之盟乎皆事之不然者也

徐伐莒何休曰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故狄之非也徐亦夷耳書云徐戎並興非至今乃狄之也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何休曰日者

嫌教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按公羊所說經義明矣而何休橫以此例紛亂之是畫蛇足者也且教之罪加日何以能諱不日何以能益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羊曰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非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舉名氏以謂宋無大夫也今此舉官亦云無大夫若實內娶無大夫者都無所舉是矣或官舉或不舉何哉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公羊曰兼之非禮也非也僖公成風猶惠公仲子耳若以謂兩人者豈可敘母於子下哉禮曰婦人三從是謂婦人無專行耳如遂令母在子下不可謂知禮

春秋權衡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向晚北風怒殺雪止月出清寒逼人呵凍強竟此卷凡訂正三十八字 沈林

春秋權衡卷第十二

公羊第五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曰長狄也非也春秋有赤狄白狄山戎陸渾戎淮夷之類記夷狄如此之詳也苟有長狄如公羊所說蓋長百尺無為不言長狄也

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曰失地之君也非也邢遷于夷儀此自遷也宋人遷宿此亡國之文也盛降於齊師此亦自降也齊人降鄆此亦亡國之文也此類分明理無可疑然則郕本未亡公羊強謂之亡此盛伯自來奔魯公羊謂即莊公時所滅者且莊公至今七十餘歲矣又曰與郕子相似亦可怪也

子叔姬卒公羊曰母弟也非也子叔姬者子叔姬也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公羊曰曷為以水地河千里而  
 一曲也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豈謂千里一曲乎若  
 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  
 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何休又曰起兩曲益非也戰  
 于瀆泉公羊曰瀆泉者直泉也可謂兩曲乎

十三年陳侯朔卒不書葬何休曰盈為晉文諱也劉  
 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公羊曰道淫也  
 非也按齊舍未踰年魯人豈以女子之縱令世衰多  
 居喪而娶者春秋猶書子叔姬歸于齊

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何休曰不稱使者宋無大  
 夫按司馬即大夫之官華孫即大夫之名何謂無大  
 夫乎又祭叔來聘何休云不稱使起我無君今此不  
 稱使又云無大夫其言雜亂不可條理豈不甚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羊曰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  
 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按此言脅我則近矣其說不  
 言來之意則謬矣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不來者也  
 春秋據實而書耳非為內辭也且文稱齊人歸公孫  
 敖之喪見脅明矣何必云來也哉又曰筍將而來按  
 敖死殆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行此又理之不然者

鈔本不空行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

通志堂



諸侯盟于扈何休曰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非也扈地雖同文公之行有善惡惡自當貶善自當褒何有貶其前會之惡遂舉地而諱之乎若以文公之行無改者此扈之會猶前扈之會也是又不然按十三年還自晉注曰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患不逆天王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為諸侯所榮若此文公可謂能變矣秦穆能變公羊以為賢文公能變春秋反追其舊惡乎何謂順上諱文使扈之盟為不可知哉

齊人來歸子叔姬公羊曰其言來何閔之也非也加來何以為閔不加來何以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強說也凡公羊言來歸之意多若此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公羊曰入郛書乎曰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非也入郛殆矣幾乎入矣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乎

脫七字

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公羊例曰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非也大夫弑君有稱名氏者有獨稱名者有稱人者所謂賤者也至於盜則皆盜賊矣非所謂賤乎賤者也大夫相殺正當明其罪王札子殺邵伯毛伯是也稱人者其有罪者也其文意分明可不講而得又何紛紛乎

凡弑君者公羊或云當國或云不當國使春秋之例此可通也固足信也今當國者或不當國不當國者或當國例與文反豈可賴乎且公羊分別當國以謂見輕重也夫弑君者何惑於輕重乎而固分別之哉

宣公

元年晉於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曰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非也大夫待放者以道去其君者也君放大夫者寬其罪於死投之於遠者也若放驩兜于崇山之類也無去是云爾豈非正乎

晉趙穿帥師侵柳公羊曰柳者天子之邑也不繫乎周者不與伐天子也非也信如公羊之言柳為天子之邑趙穿伐之晉罪大矣春秋曾無文貶之乎卻缺所以稱人者納接菑也無駭所以不氏者始滅也衛侯朝所以絕者犯命也以卻缺論之則晉當稱人以無駭論之則趙穿當名以衛侯朝論之則此誅絕之罪其無文以貶之何哉

二年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何休曰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非也一國之卿戰而大敗敗而見獲其恥可知矣春秋雖不明之人獨不見乎又成十五年宋華元自晉復歸于宋何休曰不去宋者華元賢大夫故繁文大之也此一華元之身或冒宋以惡賤之或冒宋以美大之是何淆亂哉

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公羊曰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非也聖人作經曰諱國惡云乎豈曰文過云乎誣人甚矣

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公羊曰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非也昉以高固之來故并書以譏之爾無他義也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曰趙盾弑君何以復見此問之迂者其意欲發盾非弑君也不知例不可通也凡弑君復見者寧止盾乎以謂盾復見則非弑君宋萬復見亦非弑君乎說者乃巧辭蔽之如此誰不能者然去道已遠矣

八年仲遂卒于垂公羊曰不稱公子貶也是也何休曰貶加字者起嬰齊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非也必如休言季友卒復欲起誰爲後乎且古之人賞善罰惡不私其親弑君者滅其人污其宮何大宗不可絕哉

九年取根牟公羊云邾婁之邑也何休曰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公羊曰言我者未絕於我也非也若未絕於我經何故得書齊人取濟西田乎何休又云明齊不當坐取邑如此春秋書齊取之者乃

非也迷惑至如此按僖公取濟西田本當得之何休以謂坐取田今齊人取濟西田本不當得之何休以謂不坐取田持議詭僻非所謂使民無所措手足者乎

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何休曰所聞世治近升平記外離會言會者殊夷狄也非也會狄者便文耳他時中國離會可曰某人某人會於某狄不當稱人又不可曰晉侯狄會於某書會狄者便文故也休不曉其意而造異端其實於道無所損益

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何以異哉且外討弑君之賊何不得乎假令於義小負尚未可貶稱人也田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請討之聖人豈不知義而欲陷其君使至於貶者如公羊意是謂仲尼不知義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公羊曰納公黨與也按公羊例立納入皆為篡此公孫甯儀行父稱納者篡大夫乎其謂之公黨何哉何休曰徵舒殺君二子如楚訴之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然則二子之位本不絕也困於賊臣故失職爾今何以謂之納反從篡書乎

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君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非也大夫不敵君而荀林父獨得稱

名氏以敵楚子此可謂與晉而不與楚子為禮而非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城濮之戰子玉得臣不見

名氏公羊以謂大夫不敵君也彼子玉以不見名氏此林父以見名氏為不敵君為不敵君子者孰能知之乎又城濮之戰晉文公也

今邲之戰楚莊王也二君者皆公羊所賢同為設義而乖異如此此雖使公羊復生吾知其必不能合也而諸儒競為文飾以惑後進豈不可怪也哉

十四年曹伯壽卒何休曰日者公子喜時父也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公羊曰大其平乎已也非也臣無專美古今之通誼也且莊王非不賢者司馬子

反何不退與其君謀而遂擅與宋平且吾觀子反既以寡情告莊王而莊王更怒者其意非必獨惡子反之以軍糧告宋也亦愠子反之擅平於外也故曰舍而止如使莊王素懷不仁之行必且窮國之力而甘心焉是由子反激之也而子反乃今劫君以先歸而後僅克成其功亦幸莊王素有仁人之心爾故子反進則擅君之美退有邀君之罪二者無一可而春秋乃大其平乎已可謂義乎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公羊曰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赤狄狄也潞氏狄之別也潞子其君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為

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爾

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何休曰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非也言甲氏留吁則似一國言甲留吁則一國愈明故以及絕之爲二國也又氏者所以配甲也非爲行進也文固不可曰晉人滅赤狄甲及留吁又不可曰晉師滅赤狄潞以潞子嬰兒歸故以氏足之爾公羊乃謂國不若氏非通論也

成周宣榭災公羊曰新周也非也吾旣言之矣

鄭伯姬來歸何休曰嫁不書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若其始嫁時鄭子未爲君亦當不書休何用必之乎此非君子之言也

### 成公

元年作丘甲公羊云譏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非也若如此經自當言丘作甲非作丘甲也且如何休所譏春秋當爲惡其使農爲工亂四民之業爾然則當言農作甲或言民作甲何故云丘乎丘者井邑之類若丘民作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春秋但曰井作甲豈不益明而度邑指丘其意何哉

二年戰于鞏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非也春秋不王魯吾旣言之矣且曹何以獨無大夫乎若曹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伯也亦無大夫乎且春秋之正諸侯也以王爵不以上地廣狹也曹鄭

同儕一有大夫一無大夫何哉

齊侯使國佐如師公羊曰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君不行使乎大夫者謂安平無事耳今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君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也可知矣行使何傷又諸侯會晉師於棐林實趙盾之師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故可言晉師不可言趙盾師今此亦言晉師足矣乃其常文何以爲不行使大夫乎取汶陽田何休曰不言取之齊恥乘勝脅齊求賂也非也此乃取齊所侵地耳何恥之有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公羊曰其稱人何得一貶焉云爾吾不識此語得貶云者竟何事也吾欲問之五年梁山崩公羊云外異不書非也迷於百二十國寶書不知據魯史爾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田歸之于齊公羊云內辭也脅我歸之也非也此直書其事耳亦何內辭哉又云鞏之戰齊侯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亦妄也仲尼稱顏子三月不違仁以謂難也如齊侯遂能若此過顏回遠矣國人歸之諸侯畏之死何以復謚頃公乎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錄伯姬也非也伯姬

雖賢然當此之時未有可賢者賢在其守死善道非禮不動耳豈可先事褒之哉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是謂天子天王等耳而何休說之又異其文意自相伐也是非之說可勝紀乎

衛人來媵公羊說與納幣同非也  
十年乃不郊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

不郊也是矣何休乃言諱使若重難不得郊其意欲指乃難乎而也不知本不可稱而不郊也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休又云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夫不免者直繫之耳何說盜乎且此又小惡不足以深

諱也

十五年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何休曰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大之也非也此但常文耳無所見義必欲為之造說者宣二年書宋華元以謂賤恥之若實賤恥乎若實美大乎何二三也

宋魚石出奔楚何休云後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非也此本不當為例且不可推之也向令魚石不復入彭城便當指之為殺山者矣休意欲為漏言護短故為此解短不可護而拙彌甚

會吳于鍾離公羊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非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



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例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若實外吳者後吳人會向何以不殊之又會於申有淮夷亦何以不外之吳豈不若淮夷哉夫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伯父也春秋豈端外之乎

十六年會于沙隨不見公公羊曰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非也按公即位至今十有六年矣豈得云幼哉近上不郊不免牲等公羊輒云公怨天怨對有不敬心也若此時尚幼彼時固甚幼幼不當恥何苦責之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公羊曰代公執故仁之非也凡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又公羊說公時尚幼則罪非公為罪非公為則正卿當執矣此乃行父致恥於公春秋何故反仁之乎理苟不足仁之則舍於招丘都不如公羊之語也又晉人來乞師而不與何休云不書者無惡亦非也晉為伯主伐叛討罪所以恭王命也乞師於屬諸侯其意甚恭而魯人靳不予之是惡矣何謂無惡乎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非也五月郊何不加用乎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之言春秋但譏郊失時爾直曰九月郊理豈不明而加用乎又曰用然後郊明公羊初未了經意聊為此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公羊曰非此月日也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君之許嬰齊爲大夫固在前矣君至而後明之爾然則卒嬰齊當在致公之前無疑也若以嬰齊反未至故不得以大夫卒之者嬰齊之卒竟未爲大夫則嬰齊終不合卒無爲但移卒於致公之後也若以公許之則成大夫矣先公未至卒之何傷乎假令國人未知公命不錄其卒公後告之乃追錄其卒旣追錄之固應在致公之前明公之許之爲大夫也固在前爾豈不可乎又公孫敖卒于齊彼不待公命何爲卒之哉物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

襄公

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公羊曰後會也非也吾於陳侯如會已言之矣又曰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何休云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亦非也成二年戰于鞏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當此之時亦得齊國矣則何不復出齊國佐乎

五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公羊云相與往殆乎晉也非也請解之於滅

會吳人鄆人于戚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鄆人云則不辭是也言不可以爲文辭也然公羊問吳何以稱人者是謂吳不當稱人也則非矣各有所施此年會

吳於善稻其君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其臣來會也君臣異辭此所以不同非為欲抑郕人故進吳子為人也且若所言春秋序吳於郕上則是抑郕矣亦無緣更進吳也

六年莒人滅郕公羊曰郕取莒公子為後故春秋書之同於滅也陸質曰若郕取莒人為後者罪在郕子不在莒人也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郕亡不當但責莒人而已此言善也

七年鄭伯鬲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郕公羊曰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不忍言也非也臣弑其君孰與乎弑其父哉子弑其父春秋不為中國諱也今何故忽

為中國諱弑君乎又人弑其君不務正其罪而顧欲遮覆掩匿使為惡者不顯而銜冤者不報此所謂以利口覆邦家者也非君子之辭也又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亦非也未見諸侯者記事之次序耳何足問乎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公羊曰邑不言圍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明矣而猶云云不亦惑乎又此下有季孫宿帥師救台即莒人已取之者尚何救哉又十五年齊人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是謂齊已取成矣明年又有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即已取之者安得又有一成而取之乎又十五年公救成至遇下云季孫宿帥師城成郛即齊已取之魯安得郛之乎

十八年白狄來公羊曰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似近之矣其實非也王者正朔本不及夷狄豈責夷狄以行朝禮哉苟爲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

十九年公至自伐齊公羊曰何以致伐未圍齊也非也若諸侯實未嘗圍齊者春秋何得書之乎且春秋所謂紀事之書而非記意之書豈得探意以爲事哉取邾婁田自漸水公羊曰漸移也非也向者執邾子乃爲此爾且如公羊言魯以漸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坐其君以盜地乎何悖也

晉士句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哉春秋記其至穀者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與公子結于鄆一例矣何休曰言乃者士句有重難廢君命之心亦非也乃猶即爾譬如箕子乃言之類直謂遂然非必重難也大凡以乃對而則而輕乃重謂若乃克葬而克葬二者文通而字異故得以別輕重若文不可通則亦不可通也乃不郊乃還乃卜三龜若此

之類訓與即相近非復乃克葬之等也然則理自不合言而非不欲言也

二十二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公羊曰邾婁無大夫非也其曰重地是也假令賤者竊邑來奔不可但云邾人故須著見其名示有以懲勸也

二十三年邾婁甲我來奔公羊曰以近書也此文過飾非之辭非要言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公羊曰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非也若盈能入晉禍已構矣且何能勿納乎夫盈之不單身入晉審也苟焉不能入晉矣則雖由乎曲沃亦何能入乎然則由曲沃之

士衆以入者也春秋宜先明其復入曲沃乃後言其入于晉今何故反顛倒之乎按盈入于晉晉人不納盈為未嘗得入也春秋不當書入矣由乎曲沃而入是得入也春秋當書入矣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羊曰先救後次先通君命也非也大夫受命而出豈有君命而不通哉何必為此文乎

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何休曰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按是後遂無誅杼之事則此妄語也

衛侯入于陳儀公羊曰曷爲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非也衍雖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衍君也春秋豈謂衍爲諼君乎哉何休又謂衍不能自復遂詐爲剽臣此非人之情何有此事哉入于陳儀者猶突入于櫟公在鄆爾不須多疑而更紛紛也

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何休曰痤有罪故平公書葬如休言者痤何以不若鄭段省其氏乎痤不省氏無惡明矣且凡葬者臣子之事也君弒不討賊不書葬者以爲無臣子故可以至此焉今以誅大夫之故故去其葬謂誅大夫與弒君比乎且凡君殺母弟世子則直稱君殺大夫則稱國所以貶之已明矣何賴於葬不葬乎

晉人執衛甯喜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非也晉爲伯主不討賊不執人則已矣今欲討賊且執人而反不以其罪執之何哉此殆不然

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公羊曰已約歸至殺甯喜然則喜非復有他罪也衛侯以弒君誅之耳以弒君誅之何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乎謂衛侯不當誅喜乎何以責定公不能討季氏也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羊曰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非也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

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諸侯之盟乎衛比諸侯亦小國耳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且石惡名爾行未必惡也謂名惡者行惡名善者則行善矣董賢可謂賢乎

三十年葬宋共姬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非也內女不書卒者常禮也嫁於諸侯則書之既已錄其卒矣何得不錄其葬乎唯所貶乃不書葬耳

會于澶淵宋災故公羊曰錄伯姬也非也宋災故者豈善之乎又曰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喪何大事之有又曰卿則其稱人何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大夫受君命以出為會是諸侯耳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

春秋權衡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園居寒冽十指如椎移就長春室中校果正訂五十字

歲園居士 十六夜